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9032951

10位ISBN编号：7229032954

出版时间：2012-1

出版时间：重庆出版社

作者：爱新觉罗氏

页数：333

字数：364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内容概要

平民美女陈思琪和高干子弟杨天宇相爱，冲破世俗阻力携手走近婚姻，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灰姑娘童话。

可灰姑娘的幸福那样短暂，一年后，杨天宇突然去世，陈思琪的生活从天堂坠入地狱。

婆婆的偏见、高干家庭的人情、工作的压力、娘家的经济负累重重逼来，美貌与婚史更为她添上了种种烦恼，陈思琪心力交瘁地踉跄前行。就在她逐渐麻木于这样生活的时候，一夜酒后乱性，和她极不对盘的上司罗炎关系翻开了意想不到的下一页。

然而，当幸福再次伸手可及，曾经给陈思琪带来幸福的婚纱，竟成为她重获幸福的最大障碍。

离开，似乎成为她唯一的选择。

五年时光匆匆如水，物是人非，情怀可依旧？

如命运安排再次相遇，两人是否能跨过这一件婚纱的距离？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作者简介

爱新觉罗氏，女，七十年代人，临床检验师。

祖籍：科尔沁草原、旗人，笔名采用祖姓。

曾在杂志、报刊上发表过数篇散文、随笔、杂记，还在一些杂志上获奖。

对爱情和文学的憧憬，故，创作都市爱情系列作品。

其中小说《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》网络原名《高干儿媳的艰难再婚路》，新浪点击1900万超人气高干文

其他网络连载作品：

《大首长的小新娘：错嫁豪门》

《倾城欢》

《坏坏总裁逗娇妻》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 《最美》
 - 第二章 女人花
 - 第三章 转身，遇到你
 - 第四章 遁入他的眼
 - 第五章 他的视线，有她
 - 第六章 冷美人
 - 第七章 焦点
 - 第八章 意外，源于偶然
 - 第九章 碰撞之声
 - 第十章 耀眼
 - 第十一章 变化，风在指尖
 - 第十二章 锁上心门
 - 第十三章 依赖
 - 第十四章 浪漫
 - 第十五章 静静守候
 - 第十六章 依恋
 - 第十七章 取暖
 - 第十八章 劳燕分飞
 - 第十九章 泪眼相见
 - 第二十章 爱，在继续、
- 版权页图片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《最美》 艺术之都法国巴黎，一场由摄影爱好人士和青年艺术家联合举办的“为我心动”摄影展，在有名的GalerieKreo画廊开展。

首映的剪彩刚刚结束，灯光映照的展厅内，便聚集了来自各方的艺术爱好者。他们流连观赏，脸上频频浮现惊叹之色。

一幅来自中国，署名《最美》的巨幅照片，成为本次影展中，最受瞩目的作品。在它之前，驻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。

“真美！”

跟着导师来巴黎参加学术研讨会，专程赶往此画廊观看影展的中国籍杭州男子杨天宇盯着灵动的照片，清秀的脸上满是赞赏，只是照片中的女孩令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他心爱的人陈思琪。她也喜欢西湖，常常流连于长廊，但不会那么巧闯入别人的摄影画卷。

“很美！”

风度翩翩的韩国首尔男子吴俊基顿住脚步，惊愕地望着《最美》，惊叹不已。

“它真的很美。”

杨天宇目不转睛地盯着动感的巨照，湖光怡人的西湖美景，动感拍摄扑捉的刹那，让这幅照片充满生机。

《最美》的作者罗炎踱着步子，手持香槟，来到二人身后。

小麦色的肌肤透着红润，希腊式挺直的鼻梁上架了副眼镜，但依然不能遮挡他那迷人眼睛透出的光亮。

他冲侍者勾勾手指，轮廓很好的唇稍稍开启，命侍者端来酒具，邀请二位驻步欣赏而不舍离去的观赏者共饮：“很高兴，你们如此喜爱这幅画。”

说话间，他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得意之作。

西湖在他的作品中，美得动人心魄！

满池的荷花，流露着盎然生机。

照片上女人的侧影，配上长裙飞扬的动感，七色彩虹画龙点睛……杨天宇欣然举杯

：“西湖比照片上，更美。”

吴俊基摇晃杯中香槟，那浅黄色的泡沫令他心醉：“我没去过，有机会一定去看看。我对中国很好奇。”

“值得一看。”

罗炎高举酒杯。

巴黎，他来过无数次，但他此行，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，因为他充当了艺术的使者，而不再只是“飞龙”实业房地产集团总裁--一个普通的商人。

三位男士，不期而遇，话语间仅围绕《最美》、杭州、还有西湖，闲聊虽仅是几句，却也十分投缘。

杨天宇惦记着待会要参加的国际学术研讨会，不得已率先告辞。

“很高兴认识您。”

下次韩国见。

吴俊基友好地递上名片。

未道出自己是照片作者的罗炎，礼貌地回赠名片：“无论是杭州，还是纽约，到了，就给我电话。”

“飞龙”实业，吴俊基没有记忆，但罗炎的大名，他印象深刻。

美国《财富》杂志、《花花公子》杂志，都刊登过有关罗炎的报道，称他为“中国现代最有眼光的男人”。

吴俊基惊愕地看着近在咫尺的罗炎：“请问，您就是在去年的经济危机中，买了很多土地的那个罗炎吗？”

罗炎爽朗而笑，成功的喜悦，他感受过无数次，旁人羡慕的眼光，他已不足为奇。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他微微点头，谦虚道：“只是偶然。”

“《最美》挂在洁白的墙壁上，五彩的射灯将它渲染得神秘。

照片上那灵动的画面，完全是偶然而来。

照片《最美》的拍摄，要从几月前，罗炎回国到西湖边采景，参加民间小型摄影会展，说起。

那时，一连数日连绵阴雨的天气，终在一日午后放晴。

西湖边，弯曲的游廊上，按捺不住赏景的游人，拿着雨具，欣然出游。

波光粼粼的湖水，映衬着洗净的翠绿山色，随风摆动的杨柳，点缀狭长游堤，沐浴着雨后，从云端缝隙中射出不甘寂寞的阳光，显露着生机。

漫步西湖，是二十三岁的陈思琪，最惬意的事，这里有她童年最愉快的记忆。

她尖尖的瓜子脸不施脂粉，已然白皙得宛如剥了壳的鸡蛋般细腻，两道弯弯细长的秀眉下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，纯净得犹如清澈的湖水，细巧而挺直的鼻子，都透露着灵气，不点儿红的小嘴轮廓分明，柔唇微启，更显少女纯净。

她清纯的美，引得了赏景游人注目的眼光。

但，少女含笑的眼底只有圆圆的荷叶，和羞涩的荷花，仿佛中，她又看见了年幼时，跟着母亲游湖迷路的情景-- “姐姐，别哭。

我给你吃莲蓬。

“她又累，又饿，又怕，遇到了笑盈盈的胖男孩。

幼小的她，莫名的伸出手，接过男孩递来的莲蓬，学着男孩的举动，哽咽地拨出莲子，塞进嘴里。

时光飞逝，儿时的记忆早已模糊，她不记得男孩的模样，但，阳光散在男孩肩头，那张朝气的脸，则给了她最清晰的记忆。

当然，还有那清甜的莲子，从此，烙进了她的心底，也因此，她爱上曾遇到男孩的西湖……

她顾长苗条的身材，肩头披散的长发，白色简洁的衣裙，却让不远处来此拍摄取景的罗炎，看得皱眉。

罗炎对着白裙女孩，懊恼地反复比划着拳头，大嚼着随手扔进嘴里的莲子，深邃的眼底显露被打扰的不悦。

他抬高将脸遮得低低帽檐，透过镜头观察选定的风景，希望能避开闯入镜头的女人。

他吐掉口中略显苦涩的莲子，冲着远处的女人嚷：“小姐，你能不能让一让。”

“喊声，在蜿蜒的护堤上，淹没于路过的游人，兴致勃勃的欢笑声中。

罗炎懊恼地看着那始终后知后觉的女人，等待，却成全了他最奇异的景致--天边出现了斑斓的彩虹，而这搅扰他创作的女人，正好站在彩虹的下方。

“太棒了。”

“罗炎兴冲冲地按下快门，用胶片记录了上苍恩赐的美景。

碰巧站在罗炎镜头里的陈思琪，彩虹下，裙摆飘扬的背影，成了照片中，最美的一角。

罗炎兴奋地一把拉掉帽子，随意地抛向空中，他要多拍几张绝美的照片，满载而归。

又一轮的等待，他小麦色的肌肤被炙热的天气蒸得发红，汗水顺着挺直的鼻梁，如珠般落下。

他耐着性子等待，因为美是需要用心体会和等待的。

他希望，能有更大一些的风，掠起“自愿”成为他模特女人的裙子，扑捉类似“玛丽莲梦露”那种性感的影像，或者拍到女人肩头洒落霞光，朝气蓬勃的美……一阵热浪过，夹杂着天际播撒的雨滴，没有预兆的落下。

荷花池畔的陈思琪，撑开了手中的伞，欣赏着雨打荷叶的美景……雨水将圆圆的荷叶，压得很低、很低，婀娜绽放的荷花摇曳风中，粉红、洁白的花朵，散发着淡雅的清香……

“对不起，等久了。”

“身材挺拔的杨天宇，碎跑着来到陈思琪跟前，清秀的眉宇间，满是歉意。

陈思琪将手中的伞，移了移，为杨天宇遮挡袭来的雨：“没关系。”

“淡绿色的伞，挡住了两人的大部分背影，可怜辛苦为镜头支撑雨衣，拍摄佳人与美景的罗炎，长长叹气：“真是糟蹋风景。”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“伞下，陈思琪轻轻地问：“为什么约我来这里？”

“我有话……想对你说。”

杨天宇低低的声音，流露着温情。

“哦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喜欢……你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很久，很久，很久以前，我就喜欢你。”

“我……” “我很认真……” “天宇！”

“……” 小小的雨伞，挪了挪，两人间的距离缩短了，雨伞的高度，降低了，伞下说话的声音，放轻了。

“该死！”

罗炎烦躁地拉拉被雨打湿的衣裳下摆，看着镜头里，无动于衷的男人背影，啐骂。

罗炎气急败坏地咬紧牙，意兴阑珊地收拾摄影器材，草草结束拍摄。

“哗--”倾盆大雨，猛地袭来，被浇得透心凉的罗炎，暗暗庆幸自己聪明的提前一步，收拾了摄影器材，窃喜地扯开公鸭嗓，放声歌唱。

而，他心目中天赐的模特--陈思琪，却依然站在原地。

“啊？”

今天是你妹妹杨凌结婚的日子？”

“陈思琪声音里夹杂着惊奇。”

“我妹夫人不错，两人很般配，我爸也这么说。”

“杨天宇将手试探着伸到陈思琪背后，终，未敢附在她纤细的腰。”

陈思琪微微侧头，无意间迎上了杨天宇含情脉脉的眼神，两颊泛起红晕，羞涩地避开。

手机里，传来喜庆的旋律，打搅了浓情蜜意的两人。

“天宇，你到酒店来的时候，先去趟影楼。”

“神采奕奕的杨老，看着女儿焦急的脸。”

“影楼？”

“雍容华贵的杨母疾步走到丈夫身边，说了声：“我来”，匆匆拿过丈夫手中的电话，“凌凌补妆的时候，把新娘捧花落在影楼的化妆台上……” 杨天宇被电话那头伴着母亲说话声，同时传出的喧哗声，吵得皱眉。

他含笑着应声：“知道，花束的事，交给我就好。”

“陈思琪用胳膊碰碰杨天宇，用唇语道：“你家办喜事，不能耽误，我送你去停车场。”

“杨天宇冲陈思琪点点头，举步向停车场走去。”

曲曲折折的荷塘边，一池袅娜的荷花荡漾于摇曳的风雨中，雅致的美景朦胧中透着诗情画意。

日月交替，时光如梭，两月前的过去，早已随风划落。

罗炎参加小型摄影展的《最美》，受到各界好评，被推举为“最有潜质的作品”，踏上了法国巴黎举办的青年业余摄影展路途。

在法国巴黎，他每每遇到观赏者，对自己的作品流连忘返，都忍不住去听听他们的好评。

回国后的第一件事，他就是将自己的丰功伟绩播报出去。

“求你了，你不是告诉过我了吗？”

“罗炎的堂兄--罗烈加班处理着公务，漫不经心地回答。”

罗炎拉扯着领带，自吹自擂：“我发现我不仅经营有头脑，也是个艺术家，很善于捕捉……” 话没落音，罗烈看见了传真机里吐出了紧急公务，匆匆地第N次恭喜：“这消息简直太棒了。”

“喂，喂--”罗炎对着急速收线的手机，催促道。

好在他不介意，刚举步走向楼梯，便又将喜讯，通知了母亲。

“真的？”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你在西湖拍的照片，在巴黎获奖了？

”倚在白色意大利皮沙发上打盹的罗母，瞬间精神百倍。

罗母高亢的喜悦之声，引来了练着太极拳、头发花白的罗老太太转身。

罗母站起身，掀去身上盖着的薄单，拿着电话，疾步来到两眼闪光的婆婆身边，将与儿子正通着的电话，递了过去：“妈，您听听。

”罗炎听到了母亲对奶奶说的话，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自己超水平发挥拍出来《最爱》的创作过程，赢得了比他预期更多的夸奖。

他沾沾自喜道：“奶奶，以后我准备在‘飞龙’空闲时，请您当我的模特……”罗老太太听着嘴都笑得合不拢，捂住话筒，直跟媳妇夸孙子：“我们炎，就是能干，比他爸强。

”罗炎的确能干，当年的边缘少年，家人眼中的问题小子，几经磨练后，出落成堂堂男子汉。没有一味地继承祖辈留下的罗氏企业，而是用父亲给的首批资金，详细地调查市场后，在美国打下了自己的江山。

罗炎收到了他理想的夸奖，心满意足地挂上电话，拿了盘最喜欢的唱片，欣赏着悠扬的旋律，享受惬意。

参加过法国巴黎学术研讨会的杨天宇，比罗炎晚一些时候踏上归途。

”在这里。

”陈思琪冲着跟着导师，缓步走出机场的杨天宇挥手。

哦，忘了！

杨天宇这才意识到，自己犯下的错误严重：他该为陈思琪带回参观摄影展时的宣传资料，因为宣传画册上，有《最美》的图片。

推着行李的他望着陈思琪娇媚的脸：“我忘了件事，在法国，我看到了一幅照片，女主角很像你……”陈思琪腼腆地冲杨天宇的导师含笑点头，与二人并肩走出机场：“现在才想起，该罚。

”导师识趣地坐到了大巴的最后一排，为他心爱的学生与女友留下了相处的空间。

陈思琪正与杨天宇闲聊，包里的CALL机“滴滴”报响。

杨天宇从腰间取下电话，递给看CALL机号的陈思琪。

”思琪吗？

”陈思琪兴高采烈的声音，从电话那头传来。

陈思琪不解道：“哥，怎么啦？”

”“我有工作了。”

”陈思琪一字一句地说。

”真的？

”“嗯，下周一，就到街道办的残疾人工厂上班。”

”“太好了！”

”“……”陈思琪为良久才等到这份工作的哥哥窃喜，眉尖的笑容洋溢，嘴角的弧度微扬，心情随着谈笑而飘扬。

可碰巧以陈思琪模特的罗炎，则绷着一张脸。

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他拍摄的《最爱》竟在荣归故里的途中，离奇失踪。

”“不好意思，我们会赔偿您承受的损失，具体赔偿事宜，还请您稍等……”航空公司工作人员，礼貌恭敬地回答。

罗炎剑眉紧蹙，将电话递给了秘书，他要的是自己的真迹，不是金钱上的补偿。

他烦乱地起身，丢下句“我出去转转”，大步走出了豪华明亮的总裁室。

罗炎拍摄的照片，在他的生活中，影响力极小，仅限他家的妇女们成为了他的粉丝。

其他人，就连他的死党王强，对此都表现得不十分热衷。

电话那头的王强“呵呵”一笑，道：“没事，过段时间，你再带着相机，到深山老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林里走一走，就能拍到《最喜欢》、《最感动》、《最纯洁》……没关系的。

” 罗炎驾着车，驶出“飞龙”，闷哼一声，笑骂：“听你那边的声音，就知道你在你的小卖铺里转悠，什么逻辑？

没见识。

” “什么啊？

我是做商超的……” 罗炎懒得与王强废话，但王强的一堆调侃，倒是在他脑海中，有了个不成型的想法，不，应该说是艺术的灵感，抽空到西湖边，撞撞好运气，说不定能遇上再次给他灵感的人。

他将车泊到老地方，凭着记忆，沿着苏堤，缓缓地走向“好运气”的荷花池边，程序与当时他拍摄《最美》一样，那佳人的出现就是必然。

他嘴角含笑，轻哼着歌，等待再次从天而降的“好运气”。

不远处，《最美》的女主角陈思琪漫步白堤，拉着姐姐陈思怡的女儿豆豆，赏着水中游动的小鱼

。

“美。

”豆豆指指湖里斑斓的锦鲤，甜甜地笑。

陈思琪拨了颗最爱的莲子，送进嘴里，甘甜的滋味，萦绕舌尖，温婉一笑。

“我来晚了，又害你等我。

”杨天宇碎跑着，踏着满天星斗而来。

陈思琪含笑着摇头，看着痴痴望着湖水的豆豆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，轻声说：“如果将来……我们也能一起天天来这，散步……” 杨天宇微微一愣，身边走过的抱着小孩的一家三口，让他明白了陈思琪的话外之音，会意地接了下面的话：“无论我在哪，我都想着你。

” 豆豆莫名地跑开，陈思琪避开杨天宇灼热的目光，追豆豆而去。

璀璨的星空下，波光粼粼的湖水，倒影着狭长的湖堤，偶尔袭来的风，舞动着纤细的柳枝，也留下了漫步西湖的人儿，窃窃的低语。

“你很喜欢荷花？

”杨天宇怀抱着跑累了的豆豆，与陈思琪来到了荷花池边。

陈思琪望着满池丰姿摇曳的荷花，轻嗅着空气中流动的淡雅香气，将头靠到了杨天宇的肩上，轻哼：“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。

” 杨天宇感受到肩上陈思琪脸蛋传来的体温，微微侧头，望着她沉醉的脸出神。

荷花池的另一侧，罗炎懒懒地斜靠着护栏，无聊地瞪着三三两两的男女，尤其不喜欢站在湖边的陈思琪那“一家三口”，因为，他们站的那个位置，在他的记忆中，只容得下《最美》中的完美女主角。

他看了眼身边走过的，兜售莲蓬的小贩，扬声道：“给我几个莲蓬。

” 小贩对罗炎笑笑，晃晃手中残破的莲蓬，扭头冲陈思琪“一家三口”弩弩嘴：“先生，这是挑剩的了，他们都买光了。

” 罗炎摆摆手，看了眼那背对自己的“一家三口”，了然无趣地耸了耸肩，意兴阑珊地转身离去。

陈思琪随意地环顾四周：“晚了，我也该带豆豆回家了。

” “嗯。

”杨天宇轻应一声，跟着陈思琪，顺着湖堤，向前而去。

只是，与身后“一家三口”相隔不过十来米的罗炎，始终没有停下脚步，错过了他梦寐已久《最美》中的最佳女主角，也错过了他曾偶尔搭讪，谈论《最美》的观赏者。

错过，走过，路过，仅是路人。

缘分却在冥冥中，注定。

有时，转身，就能遇到；但，转身，并不容易。

陈思琪轻嗑着莲子，笑意绵绵；罗炎懒懒地拖着腿，无聊之极…… 时光从指间划过，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留下的是美好的记忆。

昔日的少女，在爱的滋润下，成为了甜蜜的小女人。

张扬的青年，在岁月的磨练中，愈发个性。

罗炎没有因岁月，而改变他的秉性，“风风火火”依然是所有人谈论他时，给出的评价。

他不以为然，活，就要活得自在。

“不达目的，誓不罢休”的豪迈之气，令他为寻找最佳上镜女主角，反复在街头“采风”。

巴黎、罗马、伦敦……所到之处，皆留下他拉风的身影。

最终，他感到困惑，只有在杭州，他才遇上过上天赐予的女主角，成就过一幅旷世之作《最美》。

闲来无事，他再次驾驶爱车出游。

“呜--”马达轰鸣声，引得了陈思琪所带假期活动班级学生的瞩目。

“真酷！

”陈思琪的学生羡慕地感叹。

“早点回去了。

”陈思琪冲成群结队回家学生挥手，嘱咐道。

几步之遥的罗炎将车驶进停车位，对着后视镜，整理着被风吹乱的发型。

陈思琪不时地冲对自己道别的学生挥手，走过罗炎的车边，他那绚丽蓝的法拉利跑车，吸引了她目光。

流线型的车款，夸张的造型，使她不禁放慢脚步。

罗炎抬抬墨镜，推开车门，差点撞上了缓步经过他车边的陈思琪。

“对不起。

”陈思琪微微向后退了一步，目光仍注视着车身色彩缤纷的喷画，轻声道歉。

罗炎抬眼间，被美艳的陈思琪震撼地移不开目光，不自觉地挺了挺背脊，希望他的形象完美。

陈思琪目光顺着罗炎修长的腿，上移，望向他俊美的脸时，被那器宇轩昂的气势镇住。

他周身流露着时尚气息，令她想到了华尔街的成功人士。

罗炎凝视着一袭白裙，娴静的陈思琪，眼眸中涌动着窃喜，这就是灵感！

他确定！

结识她的冲动，瞬间而起。

陈思琪讪讪而笑，经过止步的罗炎身边，向前走去，她淡淡的荷花香气，在空中播

撒…… 罗炎关注的眼神，伴着衣裙飘渺的陈思琪脚步的移动，而转移。

他猛然伸出手，薄唇微启，可他又觉得这样唤住偶遇的女人，让她做自己摄影照片的模特，轻浮而唐突。

“先生，买花……”附近传来小贩的叫卖声。

罗炎灵机一动，疾步来到小贩跟前，嘀咕几句，打着口哨，走进了装修考究的茶楼。

他的身后，他叮嘱过的小贩，急匆匆地奔陈思琪而去：“小姐，穿白裙子的小姐，等等……” “你叫我？

”陈思琪停住脚步，侧头看着跑到身边的小贩。

“这是开跑车的先生，送你的荷花。

”小贩将手里拎着一篮的荷花，送到陈思琪跟前。

“啊？

”陈思琪扭头张望着曾与罗炎相遇的地方，一脸疑惑。

“先生说，他希望认识你，他……想请你……做什么模特……”小贩回忆着罗炎的话。

陈思琪抿嘴而笑。

“那位先生还说……他就在前面的茶楼等你，你一到茶楼，便能看到他。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”小贩伸手指向罗炎刚走进的茶楼。

陈思琪笑着摇头，她是个普通的老师，无意结识星探，收了罗炎让小贩送的那一篮荷花中的一朵，留下句“麻烦你帮我带个话：我不懂表演，做不了模特”，便转身离去。

小贩将陈思琪的话，捎给了餐桌边罗炎。

罗炎郁闷地透过玻璃窗，望向远方，心中不免有几分失落……或许，他该亲自与那女人搭讪，因为他有足够的说服力；或许，他该让小贩将话说得更清晰些，因为小贩很可能让那女人觉得他罗炎是个花花公子；也或许，他该附上名片，他相信那样比较有说服力……落日染红了云彩，红透了遥远的天际，清秀的西湖，在这个迷人的黄昏里，披上了金色的外衣。

远处青翠的山峰，恍惚间，庙宇里传来的钟声，还有，那流波溢彩的湖里，婆娑婀娜的荷花，在晚风中摇曳，层层叠叠的叶子，颤动着魅力。

画面飞舞的几只蜻蜓，偶尔跃出水面的锦鲤，为绝美的西湖，平添娇娆与神秘……春去春又回，又是一年的夏天。

从杭城离开的台风，步履匆匆而过，妩媚的荷花，多半还躲在荷叶的狭缝中，休养生息。

而，曾在荷花池畔，吐露爱意的男人，却撒手人寰。

泪迹斑驳的陈思琪，猛地推开出租车车门，踩着雨后还未退去的积水，“哒哒哒”地奔进了医院的住院大楼。

她无法思考，随手拉住经过身边的一位护士：“小姐，电……电梯在哪？”

护士伸手指了指电梯的方向：“那边。”

二十分钟前，陈思琪还在学生韦冰家家访，与他母亲讨论着如何教育顽皮的他。

可一切在瞬间改变，一通电话，令她从平静中跌入恐慌谷底。

妹夫顾大全虽在电话里，反复澄清--杨天宇仅是车祸，送往医院，现正在抢救！

而她已慌乱无比，心有着撕裂般的疼痛。

医院大厅里的她，使劲地跑，迷茫地找，电梯，电梯在哪？

忽然，她看见了一个男人跨进电梯的背影，拔腿跑了过去。

电梯门合上的瞬间，为及时地赶上这趟电梯，她不顾一切地将手插到了门缝。

只是，电梯里唯一的乘客罗炎，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惊愕间，他一掌击在开门键上，这发现电梯门已缓缓打开。

他定睛看着这支插进电梯门缝的芊芊小手，深邃的眼底布满担忧。

门外挽发的陈思琪，凤眼微红，神情凝重，纤细的身体微微颤抖，她迈开修长的腿进了电梯。

用那只被电梯门夹得发红的手，伸到按钮前，按下了所要抵达的楼层数字。

罗炎担心地问：“小姐，您的手没事吧？”

“没，没。”

陈思琪低低的抽泣声，令，忍不住打量着她的罗炎，惊为天人，只是，她太忧伤了。

而四年前的夕阳下，有意请她做模特的邂逅，他早抛到九霄云外，丝毫没能记起。

陈思琪决堤的泪，让罗炎心生怜惜。

他从兜里掏出半包纸巾，递给她。

陈思琪神情恍惚地接过纸巾，罗炎伸到跟前的手，让她再一次想起了荷花池畔，丈夫向自己倾诉爱意，对天盟誓“爱你五十年不变”，和他为自己套上戒指求婚时的情景。

而今，喜悦被眼泪代替，欢喜被震惊打破，平静被噩耗击碎。

她的泪水更肆意地涌出眼眶，不停地抽泣中，眼眸一次次被泪水迷糊，她抬起头，眼眶里盛满的泪，挡住了她的视线，她没看清对方的脸，哽咽着礼貌道：“谢谢。”

电梯门“哐”地打开，陈思琪抬头看了眼电梯楼层的数字显示，拔腿跑出了电梯。

电梯里的罗炎叹了口气，回荡耳畔的低低抽泣声，几乎令他窒息。

他微探身子，望向陈思琪狂奔的背影，替她忍不住感伤。

他伸手按下关门的电梯键，无意间发现地上遗落的发簪，弯腰拾起，不禁对手中这簪头的精妙设计和工艺赞不绝口。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他伸出修长的手指，沿着那簪头镂空的繁体“荷花”字划了一遍又一遍，名家设计？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？

他眼角的余光，瞟了眼陈思琪站过的位置，是她的？

好像她挽发……赶往病房的陈思琪，等待她的，却是杨天宇逝世的消息。

她哭倒在渐渐冷却的丈夫遗体上，源源不绝落下的眼泪，浸湿了丈夫胸前，带血的衣襟，“天宇，你起来。

我求你了，你起来啊……病房里杨天宇最亲的家人--他母亲，那贵妇般的脸上，双目透着寒意，震怒让她的嘴一次次地抽动。

恨得咬牙切齿的她，一把甩开搀扶着她的女婿--顾大全的手，奔到亲吻儿子额头的媳妇身后，抓住她的胳膊，使劲往后一拖，破口大骂：“你这扫帚星，从你跟天宇谈恋爱开始，天宇就麻烦不断。”顾大全剑眉微拢，国字脸“唰”地一下变了颜色，他三步并作两步，来到岳母身旁，薄唇轻启：“妈，您心脏不好，别动气。

杨母没等女婿的话落音，哭喊着，捶打儿媳妇：“你这祸害，害得我们天宇活生生一个人，现在躺在这里。

你满意了？

陈思琪毫无闪躲之意，她任婆婆的拳头挥打在自己身上，抽泣着，“咚”地一声跪在地上：“妈，我，真的……”一旁的杨家亲戚，齐齐上前，这才拉住了悲愤不已的杨母，规劝着，搀扶她，走出病房。

陈思琪几次因痛心疾首而哭昏，醒来后的她，被亲戚们搀扶到住院大楼前的花园里，透透气。

她忧伤地看着拐角处小池塘里，洁白的莲花，哀怨地抽泣。

从前，天宇对她许下的承诺，都如同那被台风推到，残破池塘中的睡莲般，抹灭。

那荷塘中七零八落的荷花，一派落寞。

“我想去陪陪天宇。

陈思琪看了看陪着父母而来的何洁，举步走向住院大楼。

何洁点点头，小眼睛里盛满悲伤，疾走几步，陪着陈思琪向电梯而去。

而拾到荷花簪的罗炎，则结束了在陈思琪跨出电梯的那楼层，寻找它主人的行程，走进了拐角处的另一部电梯，电梯门缓缓合上，也将楼道里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关在了门外。

他缓步走向停车场，路过小池塘边时，空中弥散的淡淡荷花香气，让他脚步微顿，头侧望向摇摆的荷花簇。

他听着角落里传来的蛐蛐声，不由稍稍抬头，望向天际的那轮下玄月，莫名感到身边到处都泛着诗情画意，伸手摸了摸荷花簪，嘴角微扬。

荷花簪的主人陈思琪，痛失最爱。

她呆呆地凝视着丈夫曾躺过的病床，神情凝重，泪，成了她所有的语言。

最后一位知道杨天宇出车祸的杨老，正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，从首都机场，坐上了飞往杭州的班机。

“天宇怎么会出车祸，都抢救这么久了，还没有脱离危险……”杨老忧心忡忡地望着窗外漆黑的天际，握着的帕子，被他手心溢出的汗，加深了颜色。

坐在杨老身边助理，轻声安慰道：“杨老，我们上飞机前，大全不是说，我们到了，见面再说，就是表明天宇没事。

您别太担心。

秘书附和道：“杨老，我记得上回警卫员小吴出车祸，伤了腿和胃，手术也做了好几个小时，您别想太多了。

杨老微微点头，但心的跳动依然没有节律，始终慌乱、不安。

几小时后，他的心，痛到了极点，他拥着儿子冷却的身子，失声痛哭……他最疼的孩子，却先他一步离世。

恍惚中，他还能听到儿子叫他“爸爸”，陪他饮茶……可两月前的一别，居然成了诀别。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生死两别离，白发人送黑发人。

杨老拥着妻子，病房里回荡着凄惨的哭声。

窗外，那池残破的荷花，因夜间偶尔袭来的风，摇曳不振，几片焦黄的荷叶，轻拍着池畔的小石鼓，更显凋零。

最爱荷花的陈思琪，让何洁买来了许多的荷花，摆放在杨天宇灵前，用心说着她对他不变的誓言…… 顾大全看着嫂子精心地整理杨天宇周围的每一朵荷花，深邃的眼底，泛起泪光，虽不能明白荷花在陈思琪心中代表着什么，但荷花的淡雅香气，却让他的心，不经意间变得柔软。

“大全，罗阿姨他们来了。

”杨天宇的妹妹杨凌，眼圈泛红，娇媚的脸上，挂着残留的泪水。

顾大全轻应一声，拉拉侧头抹泪的妻子：“我们出去吧。

一会，市委协助我们办葬礼的人，该来了。

” 杨天宇英年早逝，他的葬礼，在市委领导的协助下，顾大全夫妇全权操办中，陈家户籍未署名的儿子--何洁的配合里，办得极为隆重。

特别是，痛失爱子的杨母，扑到在儿子灵前，失声痛哭的一幕，感动得念哀悼词的领导，都哽咽地哭出声来。

而，最让人心疼的杨天宇遗孀--陈思琪，则在整场葬礼中，因哭泣声音嘶哑，极少说话。

她那泪光不止的脸，让人免不了为她心疼。

还有，她放在杨天宇身边的那圈荷花，更是使人为这位新寡，多了分怜惜。

悲凉的纸花，铺天盖地；层层叠叠的花圈，寄托着哀思；长长的吊念词，追忆着逝者的过去…… 从窗户透进礼堂的风，吹动着花圈下的飘带，置放在角落里的纸花，“沙沙”作响，就连围着杨天宇的荷花，也无精打采地打起蔫来…… 陈思琪所在学校的徐校长，却意外惊喜，只是不敢喜形于色。

原本他只是因为学校员工直系亲属过世，而陪同工会主席前往凭吊，可抵达追悼会现场，才意外地发现陈思琪婆家的家世绝顶显赫。

徐校长观察了许久，良好的把握机会，跟着陈思琪，站到中央人大常委委员杨老跟前，他恭敬地伸出手：“杨老，我是……” 杨老握住校长伸来的手：“谢谢您的到来，真的谢谢了！

” 陈思琪看着公公从脸颊滑落的泪，赶紧将纸巾递了过去：“爸。

” 徐校长吞下了所有刚才编排的话，被接二连三前来宽慰杨老的人，挤到了角落里。

杨家的亲戚，热心的罗氏二老，还有很多的朋友，将英年早逝的杨天宇送走了…… 陈思琪回到婆家后，来到了丈夫生前在后院，为她开辟的小池塘边，目光呆滞地望着，一池被炙热的太阳烤得没了神采的荷花，默默落泪。

杨天宇的撒手人寰，陈思琪至今无法接受，或许这就是自己的命运，幸福总是从指间滑落，就像他送她的定情信物荷花簪，竟然也在他离开的那天，失去…… 幸好，她遗落的珍爱之物，由新的拥有者，视为宝贝，这或许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吧！

罗炎为了妥善保管这份无意中得来的别致饰物，为簪子订购了深浮雕花的绿檀小盒，还精心配上了双面刺绣的荷花锦帕。

他玩弄着手中的发簪，期盼有朝一日，与发簪主人重复时，从她手里高价买下这只簪。

从此，光明正大地拥有它，他也相信，他是最适合拥有此簪的人…… 他凝视着簪子的花纹，体会着设计者独具匠心的设计理念，构思着皎月当空，碧波荡漾，荷花飘香，蜻蜓点水的美景…… 他轻轻摇晃着摇椅，迷迷糊糊中睡去…… 窗外，明月高悬，柔和地泻在树梢，斑驳的树荫印于帘幔…… 偶然流动的风，晃动着绿意盎然的枝叶，泥土的气息，夹杂着弥散空气中，花儿芬芳的花香，浸入梦中…… 在床上辗转反侧的陈思琪，回到了与杨天宇漫步西湖的过去，听见了他含笑的感叹--“我真羡慕那个给你莲蓬的男孩，让你念叨了好多年。

” 梦里的陈思琪，想要抓住前方杨天宇对自己伸出的手，却在离幸福最近的一刻，莫名地惊醒。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她微微地睁开眼睛，映入眼帘的是家里帮佣张婶搁在床头柜上的莲蓬。

她伸手抹抹眼角滑落的泪，童年遇到小男孩那印在心底的一幕浮现眼前，微整被角，再次闭上了眼睛。

陈思琪在丈夫的丧期中，几乎日日躲在房间，以泪洗面，沉浸于悲伤中。

偶尔的出门，她也只会到西湖边，去看看满池醉人的荷花，走走荷花池畔的湖堤…… 蜿蜒的湖堤边，飘摇的杨柳垂岸，曲曲折折的荷花池畔，空气中依旧弥散着淡然的荷花香。

只是，看风景的人心情不同，看到的风景，也就没了从前的颜色。

金色的斜阳下，连绵的雨幕中，漆黑的夜色里，留下的，仅是陈思琪孤单消瘦的身影。

慈爱的杨老，早留意到了儿媳红肿的眼睛，可惜他公务太忙，无法开解这新婚丧偶的孩子，曾希望她能在返回学校后，有些公务分散精力，缓和些精神。

可直到他启程的这天，都依然没有看到，她伤心的神情有所化解。

快进安检时，杨老握着陈思琪的手，交代身边的顾大全道：“顾大全”，他声音顿了顿，再次开口，“天宇走了，我把思琪交给你。

在家里，你们俩夫妻要好好照顾她。

“顾大全微瞟妻子的脸，见她未有任何表态，含糊地答应道：“爸，您安心回北京。

我会照顾好妈，家里有我，您放心吧。

“三人目送杨老一行人走进通道，直到他们身影消失，这才转身离开了机场。

失去丈夫杨天宇的庇佑，怜惜她的杨老也回到了北京，陈思琪在杨家的日子越发活得仔细，但仍举步维艰。

婆婆每逢说话，夹枪带棒，百般挑剔，甚至连对陈思琪的衣着，也评头论足、指指点点。

而差遣她，则更是情理之中的家常便饭了。

哪怕倾盆大雨的天气，杨母也能指使陈思琪，出门跑腿。

轰隆隆的雷声骤然响起，“噼啪”的闪电声划破天际，哗啦啦的雨水泼向大地，打得屋外那满池荷花战战兢兢…… 陈思琪则因领了婆婆的特指，不得不在指定的时间出门。

一番辛苦后，她来到气派辉煌的罗府，见到了端坐在沙发边的罗母。

陈思琪与罗母简单地问好，便将拢在胸口的字画，恭敬地递了过去。

古迹的失而复得，让罗母喜上眉梢，雀跃地对陈思琪解说着罗家家族史，甚至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立刻到书房里，将祖上画《听雨荷花图》，选个最适当之处挂上。

茶几旁的电话响起时，走不开的罗母让陈思琪，为她代接了这通电话。

“您好！”

“罗炎听着电话那头柔和又有些胆怯的女声，扬眉，老妈还真不消停，这又是谁家的妞？”

给我物色的女人，怎么不找个洒脱些的？”

蹭掉太柔弱的女人，费劲。

有风度的罗炎，开口说话，却是另一番表现，他配合着陈思琪细细的声音，放缓了语速：“我找罗老美女，我是她儿子。”

“陈思琪轻声道：“罗阿姨去书房了，挂我送来的字画。”

“罗炎恍然大悟，最近被母亲逼着相亲，居然随便个女人，都能让自己联想到相亲。

对于杨家人为自家找到在文革时丢失字画的事，他也早有耳闻。

他拨弄着荷花簪，意外地发现了簪身刻着细细的文字，拿着放大镜仔细看后，啧啧称奇，居然在这里刻着--“携子之手，与子皆老”的经典誓言，电梯里女人低低的抽泣声，回荡耳畔。

他顿生怜悯之心，放缓语气道：“如果将来，你有什么需要，可以给我电话。”

“陈思琪礼貌地随手记下号码，频频道谢。

她完成了婆婆交代的任务，不敢多做停留，毕竟这几天顾大全出差，去幼稚园兴趣班接顾帆的事，耽误不得，匆匆与罗母道别离开。

奔波一天的她，夜深人静时，撑着伞，来到了院子里的荷花池边，凝望着摇曳风中的荷花，倾听着疲惫与无奈……良久，良久后，她才举步离开这片透着淡淡香气的荷花，离开这片给她安慰的荷花…… 思念令陈思琪娇美的脸上，减少了笑容；繁重的生活压力，让她常常感到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陈思琪的甜美，也如风逝去。

最美，她依然是，只是她成了最冷，最艳，最沉默寡言的美艳女郎。

“小姨，你为什么喜欢带我来这？”

“豆豆拽着陈思琪的衣角，望着远处摇曳风中的荷花。”

陈思琪眼中划过忧虑，来这已不需要理由，来这已没有思绪，来这只因她习惯这一切。

她揉揉豆豆额前的碎发：“小姨跟你说过，我以前在这吃过一个小朋友给的莲蓬，所以就开始经常来这了。”

“小姨好馋，吃别人的莲蓬。”

“豆豆稚气地笑着。”

“莲蓬很甜，那是小姨吃过最好吃的莲蓬。”

“陈思琪记忆中，从小男孩手里接过的莲蓬，美味得难以言表。”

“我也要吃莲蓬，我饿了。”

“豆豆突然嘴馋。”

“我们走吧。”

“陈思琪拉着豆豆，走向不远处兜售莲蓬的小贩。”

“小姨，我自己去买。”

“豆豆抽出被陈思琪握着的手。”

可惜她没有买到莲蓬，她沮丧地看着抓着一大把莲蓬，胡乱地掏着莲子的罗炎。

“小朋友，你想要莲蓬？”

“罗炎觉察到了小女孩可怜巴巴的表情，将手中的莲蓬递给了她。”

豆豆溜烟的跑开了，欢喜地将手中的莲蓬，向冲她而来的陈思琪摇晃。

罗炎没有留意小女孩向谁而去，只是他记起了母亲常说的--他儿时做好的好事，将自己的莲蓬，给一个漂亮的小姐姐。

他从莲蓬里，掏出一颗莲子，送入口中。

一点点的涩味，令他皱眉，但他还是在咽下这颗莲子后，再掏出了莲蓬里的下一颗莲子。

他习惯吃莲子，并不是他特别喜欢这口味，而是习惯。

陈思琪想让豆豆向送她莲蓬的叔叔说声“谢谢”，而顺着豆豆手指的方向望去，送莲蓬的男人早已不知去向。

莫名中，她脸上扬起简单而纯真的笑容，她再次揉揉身旁贪吃的豆豆额前碎发：“你小姨从前，是一个小弟弟送莲蓬，我们豆豆呢，是一个大叔叔送莲蓬，还真是有意思。”

“豆豆冲陈思琪扮了个鬼脸，玩笑道：“小弟弟长大了，变叔叔了。”

“陈思琪莞尔一笑，从前的美好回忆映入她心底。”

“……”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编辑推荐

平民美女嫁给高干子弟，真的是命运的慷慨赠予吗？

不是每一个浪漫的开头，都有一个隽永的收梢 当幸福戛然而止，生活却必须继续！

高干家庭·世态冷暖·职场情事·再婚之路 新浪读书一千九百万点击超人气
小说 最值得期待的高干文 网络原名《高干儿媳的艰难再婚路》

<<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